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六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六十七

詩集

應草序

徐世溥

余年十四賦塞下諸曲當時和之是時邊兵新破當時  
與余長兄讀書上藍寺相過輒搯挽居二歲別去中間  
離合多故矣乙亥春自外歸示余詩所過梁鄭吳越間  
懷古歎歎一何悲且壯也憶往時兩家父母俱存中國

明文海 卷二百七十一  
事少獨憂邊防然風雨朋從往來酒食不廢抵掌談文  
章尚熙然有趨功名之樂今十五年間水西白蓮相繼  
以逆珍惡閹流賊又騷耗之江南民家客至自中人不  
能倉卒具鷄黍方內蕭然當特久喪妣余亦倏忽除先  
君子服乃相顧仍為諸生俛仰身世能無感慨乎哉當  
時永溪葉先生孫也近隨族改復龔氏其詩名曰應草  
悲歌之樂見于望泗州浮圖大梁如姬陳旻昭諸篇其  
苦懷則余知之最深故叙諸首以見當時詩之所以工  
非一端而已也

鬚綠亭詩序 徐世溥

予適楚得從東海張公遊至則坐山亭論詩往亡窮日  
達夕公固不以遷謫為感予亦道然忘其羈旅也歐陽  
子稱詩非能窮人殆必窮者而後工蓋嘗求之而得其  
說矣古者賢路開闢文章之士咸在朝廷故或表揚功  
德升歌清廟指切時政勒為規箴世衰乃有遺佚失志  
發憤悲憫之辭卷阿采菽北門泌水窮達雖異其于感  
遇言志均也三代以下人多忌才容直者鮮而文人常  
有危言疎態以取尤及乎遭讒被斥無所行其忠卷發

幽憤摠遐情則盡託之乎文辭苟非其人而以他端放  
逐因遂泯滅無聞者亦復何可勝道由此言之詩固非  
能窮人窮者亦不必盡工詩抑才士生乎末世自必至  
于窮而工詩耳或曰後世氣薄事繁故富貴者多不暇  
而能以富貴兼享聲名者亦少是以天之成就文人既  
賦其才與功名亦必將中途遷謫使之得以多暇肆力  
于文章而傳後世是耶非耶椰子厚劉夢得之徒不達  
斯意至于頓足甘心嗚咽涕泗抑何隘也張公有古人  
之才與其不遇而無近代詩人怨激不平之態蓋其志

曠遠超然窮達之外詩歌又足以蕩滌其情區：遇不  
遇何足累之哉公善琴工書琴書之暇又為詩餘最精  
謫居構亭于署後依山翫雲倚樹坐石皆公之詩境也  
予從公受琴數操公詩餘亦屬予序山亭自有記後之  
讀斯編者即公與予往來之跡可知矣

溉園詩集序 徐世溥

今世稱詩之士衆矣乃能者實鮮蓋自宋以來論詩者  
恒失之過而作詩者恒失之不及不及者其視詩易橫  
口率意剝龍不成聲于是乎詩不足以為興觀群怨之資

明文海 卷二十一  
論之太過則有畏其難而不為之或至于自苦而詩  
益不復為性情之物無惑乎其道之日微也使李杜論  
詩未必及嚴羽然羽曾無片言傳者使司馬遷班固論  
史亦無以過劉知幾乃史通之書視遷固何等耶有好  
議古者指摘所及丹雘翠敦無復完物問其所蔽則無  
有也曰然則子能為之乎曰時代不相及矣噫誠知是  
則固當無論其合不合但顧其能不能夫能詩者不世  
絕而其精微雖父子無以相傳也要當盡其所能之分  
使無憾于不及云爾若夫漢晉六朝三唐之異則是可

望而知者古今大矣亦何必斤斤以盛唐之似不似為  
合否以桎梏夫人之能也哉詩本自然要歸至極弗事  
乎此而能者有聖賢之詩有豪傑之詩有隱士逸人之  
詩有婦人女子之詩事乎此而能者有才人之詩有詞  
人之詩有詩人之詩而是數者一人之集一篇之中亦  
各有之析則見詩合則見人嗚呼三代以降聖賢遠而  
能為聖賢之言者亦鮮矣然各有近者大率則才人之  
語近豪傑詩人之語近聖賢詞人之語近婦人女子惟  
隱逸者孤行亢居其聲無所近雖然世之衰也聖賢在

野又安知詩人之不近隱逸耶今之能詩者才人則畚  
揭黎美周益都王補之其言超忽英麗風起霞變天縱  
不竭蓮鬢閣四雖軒諸稿是也逸人則臨邛劉長情秦  
堂僧等可其言曠遠微靜一往孤異不能測其所詣人  
華齋秦堂諸稿是也詩人則萬茂先其言精美溫潤體  
備氣醇屢空固窮憂而不傷其為人孝友忠信好學不  
倦宗族知交待以衣食醫藥婚嫁喪葬者歲不可數計  
犯而不較屢貽不厭名滿天下德及疇人而無幾微德  
色余乃今知之矣非詩人之近聖賢抑惟近乎聖賢者

而後能為詩人耳世有若人而終以隱逸者乎余三復  
溉園集至田居園居諸篇未嘗不黯然久之計與茂先  
交二十年每以詩文就無不立馳相質者茂先嘗曰吾  
他日刻集旁當署子名曰某共著子刻集亦當署我曰  
某同譔其相與如此余不好論詩然必如余始可與論  
溉園之詩矣

食研堂集序 徐世溥

詩之道絳緯萬端情體不一以為難乎古匹夫匹婦其  
言能媿于雅頌以為易乎後世士大夫有白首腐心幾

明文海 卷一百七十六 五  
一語之傳而不得者矣豈氣運有厚薄人才有盛衰抑  
世殊體異故難易不等與孔子謂深于詩者溫柔敦厚  
而不畏書稱詩言志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皆志也  
聖人于作詩者至可以許其好色許其怨誹矣而于學  
詩者獨不許其愚則豈非以悲喜憂樂人各自有而無  
事乎他襲以為溫柔敦厚也哉自黃初建安有時代之  
異曹劉陶謝有諸家之別于是人師所好做倣聲辭尺  
趨寸步以求必肖夫意調發乎性情取材存乎所遇江  
文通雜體三十首世恒歎其各似夫惟田居故似陶惟

從軍故似李都尉耳假令擬陳思以詠懷數步兵以公  
讌即文通無乃亦將難之故夫襲辭體者多以他人之  
景物為景物步聲意者并以他人性情之曲折為性情  
方且謂亡然自謂幾似不知其得彼亡我政孔子之所  
謂愚也求其似人者以為傳耳即工且肖于言志之義  
何居同郡有學董華亭書者稍得形似衆頗譽之吾友  
魯堯臣獨謂其無力或指其用筆之合法者以告堯臣  
曰是所用皆元宰之力非某力也若堯臣者始可與言  
詩矣吾所交當世能詩者四十餘人近得江州丁爰大

氣體元秀姿韻冷然讀其近體如入松巖蔭幽芳而飲  
 甘冽之泉其傳無疑也或以為大似譚友憂身友真豈不善哉  
 然爰大自有爰大之性情殆非有所受之而然雖與譚  
 並驅可也食研堂集出請更質之當世知詩者

望湖亭詩集序 陳弘緒

予邑吳城山有順濟龍王廟已有碑刻宋御製戒蛟文  
 建中靖國改元蘇子瞻臧舟此地得石弩于江上葺之  
 廟中往來吳城者瞻禮神像而觀玩異物至必依徊不  
 去廟後為彭蠡之瀕建望湖亭以快憑眺蓋予邑之勝

境也予每過輒觴詠其下徜徉竟日昨秋禮棹金陵復  
 再過之寺僧持一帙索序則茲亭之篇什悉在自蘇子  
 瞻以下得百數十人吁盛矣夫篇什生于感慨感慨緣  
 於登臨嘗試與諸君步茲亭而望之其南則宸濠濺血  
 之渚而烈焰彌空之岸也其又南則海昏侯昌邑之故  
 城也其西南則王伯安之出奇制勝擒逆藩而奏凱樂  
 之墟而其北則晉周續之劉遺民與夫釋慧遠棲真遁  
 迹之峯巒也遠者相去千載近者亦復百年其人既已  
 同於逝波之淼茫飄風之倏忽矣今諸君之來也廢堞



荒涼寒濤悲咽此曩昔之王宮漢殿也殘陽寂歷漁唱  
悠揚此曩昔之戰場敵壘也雲烟蒼莽瀑布橫斜此曩  
昔之名衲所徘徊諸賢所窟宅也愚如賀遂如濠功業  
如伯安高風如續之遺民慧遠曾幾何時遂漠然而同  
歸于盡夫又安能忘於懷抱已於吟嘆也哉然而志士  
觸之動經營之想達人觀之起脫離之思則彼伯安慧  
遠諸君固將與鄱湖俱不磨于茲土而劉賀宸濠輩徒  
以其姓名貽笑後世俯蕩亡之流水而竟不能為之洗  
滌也詩可以興過茲亭者諷誦遺編而因以自鑒焉庶

不虛此登臨矣乎

桐餘集序傅帖銜

桐餘集者楚人瞿君天門之詩也何以鐫於臨吾臨處  
士了翁游子與遇於湖湘鄂嶽間相得歡甚然皆癖於  
詩故其交因詩而益固庸訓費日至歷死生之淡勿輟  
也了翁既歸嘗為所知者道瞿君曰天門方士也詩人  
也楚全盛時所為社黃鶴樓者也顧謂徒才士徒詩人  
則否其為人可與經患難生死而不可釣以富貴僕嘗  
疾于賊為僕視葉封創如已值困阨時通有無以活予

如已僕跳身獨歸托之一女子至今撫字之如已也前  
年第明經其明年領鄉書既畧定其地有司索之幾不  
免也乃名而欲官之以計謝絕堅餓山中不復出此其  
人何必詩即有詩何可使君不一讀乎予受而卒讀之  
其風期眉笑皆見于行墨中矣大抵如望飛將軍幕府  
劍拔弩張旂獵<sub>匕</sub>俯而過也如水人泅于淵所見奪目  
畏睡龍寤貪而不得攫也如風雨雷電其中有鬼神焉  
正衣冠窺牖不敢迫而視也然後知了翁篤于瞿君者  
其詩體亦酷類矣唐人以詩相類者元白其交膠漆不

以升沉遠近愛者亦無如元白世推為元和體者然牛  
童馬走無不通<sub>道</sub>婦人孺子無不誦而邸館市肆至於假  
竊僂竄以自售者未免為二公累何者其體流靡艷  
故易偽若天門了翁之體庶幾乎騷經天問者自卜居  
漁父以下尚不屑效也篇什既少人亦無能亂者寡元  
白之累而有元白之交詩庸得無傳乎了翁固嘗曰吾  
詩格律得瞿而深亦微之<sub>匕</sub>差肩于樂天也時<sub>匕</sub>念瞿  
君不置更刻其笥中詩于臨以自慰且歎曰安知天門  
不亦鐫吾句武陵石上半嗟夫其人如此其詩如此其

兩人朋友之際可以並古人又如此是故不當與黃鶴共類燼者也

孟浪吟序 傅貼衡

癡山於古文惟作詩最後衡嘗激之身豈效殷仲文佞耶而子以畏解故不畜也君家同甫言特不解今世詩何等耳詩何可闕古文不盡者詩盡之又以不盡亡之游笑曰易爾亡何古今體編為之丈牙寸七大軒細膾楹鼓枋靴靡不絕者乃自引孟浪吟謂傅子牽臂蒸之誑哉先是僕數有小古文癡山題其上云足下不死孤

不得安至是亦報游曰慕容超宗更當從問兵法耳調謔無間如此既則稍次前後諸詩使癡山痛刺之又戲為盟曰我無汝詐汝無我虞然吾兩人詩歌往々如酒人筑相和燕市中矣嗟乎蓋其特云

游愈上詩序 傅貼衡

愈上少而今上善屬文已復善詩五七言古律排絕旁及小詞無不欲傳者予略窺其樸而嘆諸游才情殆不易測也愈上韶姿秀華穎發韻流其有風人之骨乎蓋予近自撰年來詩數輟愧也曰是何物是何物苟頗合

者亦有止乎礼義而無發乎情怨誹而不亂或妄志之  
 好色而不淫槩未之有矣夫詩情物也二雅尚屬安排  
 惟風直脱胸口風天也雅人也六詩一日風雅亦穆如  
 肆好其風耳若爾子何敢言詩如愈上者年方富誠極  
 其情用於風使誦之者搖蕩而不自主今之擬騷效陶  
 者退矣近詩之不風二病為之也忠孝成蹊窮愁亦成  
 蹊七則成矣而無桃李之實非宗臣而惜往日屈乎屈  
 乎擁重貨而詠負士陶乎陶乎固不如流連光景極詩  
 家聲色之致玉臺香奩于三百篇疾合耳且閑情一賦

賴以見賢者不可測而眩目妄訊如視平藪澤滿堂兮  
 美人忽讀與余兮目成新相知生別離騷中無此語即  
 風人之妙幾乎其絕又焉能一往而深生百代之情哉  
 然予非不知而悔之已晚故願亟為愈上標一幟庶國  
 風之指不墜毋使雅降為風之迂說蕪沒詩逕也試質  
 諸生父子廓冶兄弟間皆起家三百篇者謂何如

亦騷篇序 傅帖衡

唐君子暉崇禎末與予皆學為詩俄別去數年詩益清  
 怨苟止作七必閑世變覽風教國殤厲兇章三致意焉

至其飾山川之容侈閑適之趣秋荷夏竹禪音樵唱未嘗不有以自樂者粹數百章為篇題曰亦騷予既讀而悲美之或以為君非若乎宗臣羈士幸得從容衡泌中飲食彈琴與予輩相上下亦樂矣離騷者離憂也憂固有之目篇宜乎予曰何為然何為然顧其中多憂與否世不可以樂故有憂者世不可以樂又不可以憂則有以樂憂者憂一也騷何嘗之有夫人憂則慄則苑苑則啞則吟則吟則斯歌也斯舞甚切醉狂激蕩謔叫聲振林木動天地而聞其節奏者乃或為之流連泣下不

能自止何也然則人又惡測其憂樂之一氣哉且而亦嘗聞靈均外有仲連子之騷乎仲連逃隱海上矣其言曰與富貴而詘于人吾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是騷也憤當世富貴者之不能匡國家存弱緒而詘于人也故曰三晉大臣鄒魯僕妾使連如原處椒蘭之間必不能汎汎若水中之鳧使其身更壽及見其松柏之事則蹈海之言驗矣何必汨羅矣故太史公書合衰周盛漢兩人同傳者蓋二焉非特以屈攜賈以魯挈鄒也實以連與原提衡而論焉原恥一王之入關而連憂六王之烹

明文海 卷之六 十一  
醢也其居特勢不同要以教邁浮游陸湛齊中極其樂  
之致乃極其憂之可與原橫千載一心爭日月光者微  
獨連予謂原並世者雖陳軫之策辨亦騷也獨張儀不  
耳連並世者如信陵君之貴介亦騷之深也獨辛垣衍  
輩不耳嗟乎嗟乎唐子始與予相期不敢高庶幾作為  
變風雅以達其怨刺忠諫之指卒降而為騷何不遇也  
然世異變益不可憂也則無以全我于是自放于山顛  
水涯觴酒賦詩以鋪糟餽醕之戒日窮其樂若無所懣  
恨于物者如唐君諸什可見矣此則予亦庶幾能倡和

之豈非騷之又變尤字落不遇可悲者耶雖然唐君詩  
必且傳也之其人有能熟讀子暉文者亦可為名士矣

自娛草堂詩序 傅帖衡

金谿友人胎僊黃子手一卷視予曰吾詩也吾春畊乎  
雲而食乎秋圃日乎曝泉乎濯倚樹而唵歸休乎草堂  
友今之古人者暇則立游水釣而石奕也或倡或和或  
獨而詩積焉以什數之得若干篇然是放言者之言乎  
僅可以自娛而不足以娛人也故名予曰子謙乎倨也  
吾聞古高士著書凡自娛耳不人娛也讀其書亦然置

并丹高潔而賞長卿慢世自娛也矧詩之靈而人是娛  
逍遙漆園詠懷步兵劉頌酒德陶記武陵東華睡鄉嚴  
易向莊庶幾乎以自娛謙吾未之聞也黃子曰然則請  
更之何如曰毋若之詩當其名矣而何更焉且夫挾拍  
抱弦引吭感唇不敢告勞嘈々雜々盈室喧堂而人斷  
賤之者是娛人歌也詩類此者綵其字傭其聲其哭不  
悲賀則設也倡和則率合課程而形神不親里耳疇目  
悅其周用而使事是娛人詩也今子詩一切反之自娛  
名固當而又何更焉黃子曰若子言吾不堪也雖然吾

聞九韶奏百獸舞二十五弦鳴六馬聽至樂作而上下  
和不足以娛人者詩之至耶子曰非也吾語子自娛之  
至曰天匝地沓風鬼神雲變化霞興沒日月之出入火  
木百圍為風筦簧水琴于澗鼓于潭雷于瀑玉佩于灘  
瀨而鐘磬于泃湫之空石立而松偃絲蜚而草眠露清  
蓮香谷深菊黃徑絕蘭芳鳥交々而嚶々若此類者豈  
娛人乎哉而今古者娛之不已可以悟詩已於是胎仙  
子作而笑曰知我者子也

悲歌集序

傅帖衡

蔡介甫先生前捐館之三日以書呼予為訣既至坐小榻上雖瘠而神不衰語予曰吾自卜宅大華山在盱汝間葬後君強至其處遊而觀焉文以記之又有易注幸審定付鏤因畧道其出入京焦太位諸家之指最後出悲歌集且歎曰是勿作詩觀後有君子知我志者謂吾年譜可耳墓志銘狀傳亦可耳先生既葬衡奔走衣食之務宿草屢青而太華一記至今缺焉其易簡策多家歲以竢獨悲歌繕寫定有戒勿出者今年先生子允恭持其副本來則登小惟易少游三君序咸具予安得無

言蓋先生故相弟以文行名天下憂憤痛悼以其身代其兄為邵平之事本無足怪而不知者顧訾先生好名高殆類顏延年畏見要人耳嗚呼何其不學之甚也蓋予嘗讀宋學士所為東陽北麓二處士銘及王忠文表金華俞先生墓而嘆之夫此三處士皆元至正間人幾百年矣猶各製古衣冠揖讓步趨而不奪于方笠窄衫之俗自謂故國之人義當然也而宋於是時方仕于元者猶津津敬愛書之以美談今鄉里宗族之間憎疾賢者如仇讎至其論詩亦復如之予嘗見妄評者其詩蓋



悲歌之類也輒詆為憤激號叫無三百篇敦厚盛唐和平之音予笑曰公知人有七情乎乃欲以己之喜樂而廢他人悲哀耶固哉高叟使其讀介甫先生詩當有又甚于此者雖然古之人有言巢許遇稷契當不相非予又見近人明詩選冠以元末隱居不出指斥孝陵之詩多矣然則戒勿出是集者亦未必非過計也

和陶飲酒詩序

傅沾銜

和陶飲酒詩者登小惟易二君子所相和歌也陶公千載一人也或以匹騷有之然怨也而知道矣故居其地

可以不為湛身之屈而自與日月爭光者陶公是也東坡迴旋兩制洊更大郡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詩固華妙形神尚在離合間至若近年以來人率以陶相奉無論其詩不似也酒之腹饒具而醉之神不全至以麴蘖盡柴桑之面目則陶公攢眉恐在此不在彼也若二子之和陶不然形神合矣非獨其詩似也乃二子之峻有不敢苟同于前賢者蓋陶夷惠之合也效之者必夷惠半其勢必且有惠而無夷有惠而無夷即有馬隊之績之而無粟里之元亮矣古所稱詩家伯夷者何謂哉故

二子寧右夷而左惠如王休元半道之邀必不為所得而門生籃輿終不可以入江州也殷晉安輩之交寧隘無濫也道濟之梁肉不待其至門而麾諸千里之外也甚至顏監之錢最韻必不使入吾酒家也永初甲子在陶公猶為好事之訛傳而在二子竟成桃源之實事矣夫歷久而更其法密其算然後可以追天醫不明于古今之變而能已疾者罕矣今世之視陶時不啻歲差而執陶迹以藥今病懼非對證之砭也然則二子之所以和陶人烏能知之天壤之內一彭澤爵躍而遊不為孤

何以引雁門以足三隱之教吾願孔陳而外勿輕和陶哉慎飲酒哉雖然之二子者亦無得而三焉

黃太冲野園詩序 羅萬藻

黃太冲句餘才士故侍御贈太僕卿白安公之嗣公子也太僕公負忠正之節櫻逆璫之燄抗疏直言殞身北寺天下莫之敢明太冲以弱冠伏闕訟寃義動當世咸曰忠臣之有子也如是太冲雖才何暇以文彩自見與才人韻士爭尺寸之席哉壬申冬崑山朱浮石先生以太僕公之門人手太冲所為詩一冊示予因傷太僕公

事聲泪俱至汝南郭亮之風千載再見然予讀太冲詩  
感憤寓物之言十之一一詠事十之三贈荅十之五閨語  
十之一未嘗自譜其年月以其詞繹其志蓋發憤于太  
僕之所為作多矣此浮石先生所以悲也古人忠孝之  
語哀激所次有則有倫况出之雄文博學之輩衝於口  
而被之音天地鬼神感通之至數該焉蓋不求為韻語  
而不能不為韻語所謂長言之不足又從而詠歎之是  
也三百篇之止乃有離騷遂接風雅為後代詞賦之祖  
夫屈子義兼親賢使不違上官子蘭之徒騷亦不作騷

之為言憂也故屈原特以其憂傳而千餘年之後宋遺  
民謝翱者復以其哭不朽晞髮諸詩先儒以為直溯盛  
唐以上夫韋羽世經義之學應進士之科使不罹宋季  
之難感文信之死詩亦不作故韋羽之詩乃與其哭俱  
由此言之情不絕語必不至文字皆然而况詩之道乎  
太冲英才磊落挾以少年之氣今其詩幽折陟拔而怵  
悒多思與老成績于世故者相類其鐵槩苑戰馬老狐  
行諸篇命事稱名亦頗與原之山鬼國殤翱之鐵如意  
玉塵尾同至其紅閨麗事諸詩豈可謂托情男女亦宛

妃佚女洗藍曲楚女誑之致類乎何其情之峭以深也  
哀心感之無言不疾故曰發憤于太僕之所為作多矣  
夫道彌往而風彌厲古今皆然文字之槩亦觀世之理  
也惟太冲負忠孝之極思佚按愆于心者既甚而後溢  
之為詩故不獨有詩而詩復鏗急絕人風氣逼古此予  
所以例之屈原之憂與皋羽之哭而為言爾不然太冲  
遭遇明聖忠臣之魂已雪黨人之碑已踣以彼其才進  
用于世非二子所可同日而語也

野園詩稿序 艾南英

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以予  
論之當周之盛刑賞明于上而公道昭治化休明士生  
其世雖有怨誹無所用之詩三百篇非皆變風變雅如  
詩人所謂怨也蓋有在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之際而吾  
獨於君臣之義隱約其意焉以為詩人之旨庶幾冀其  
一悟非自取于怨已耳上之賞罰不明而後下之人乃  
有以怨行其私如檀弓所載居父母兄弟之讐及周禮  
調人之篇者雖傳記所不廢然使有明王在上公道昭  
而賞罰行何待使其人避之海外千里之遠又何至使

為人子者有終不能報而至不與共戴天哉無怪先儒以禮傳出漢儒之手不足深信而詆周禮為戰國陰謀之書也乙丑丙寅間縉紳之禍極矣正人君子駢死詔獄而餘姚白安黃公與馬當是時逆璫借外廷以攻君子非先帝意也公有子太冲博學能古文詞尤工為詩讀所為老狐行若未嘗怨誹其上而一特受禍之深所以致禍之由讀者如見其人蓋深于詩人之意者人知太冲之微文深遠而不知今上之誅賞為能大慰忠臣孝子之心是以怨誹而不亂也吾所謂刑賞明于上而

公道昭今非其時與蓋于是嘆檀弓周禮之記果未必于聖人之書矣先特芝產于昭獄而諸君子之禍興天禍君子於獄而瑞先之然非聖人中興諸君子得褒顯贈謚庇及泉壤芝雖瑞與凡草等耳吾於是而愈誦上之英明神武潛消大變為合德于天地也嵇紹王裒一仕而致身蕩陰之役一終身不仕而門人為之廢蓼莪彼其主化家為國君臣之分有可議者非今日比也吾願太冲勉之



屬要之多情語也無情之語不可久視襲古人尖句短  
律媚勢佞生市交遊而作聲色豈情也哉余之詩始于  
薊澤乍聞襦袂解酒潮初上粉痕知蓋見時情鍾之句  
自此率多斷章往來胸臆間然皆遭於情而踰於辭至  
壬戌而始多積紙有酬達者有贈寄者有詠物者有鳴  
志者有孤憤而牢騷者有一往而旖旎者有登山臨水  
迥然以遇者有偃戶倚床泫然而得者要不足以當古  
人特非其志意之所寄則躑躅燥吻終日不能一濡一  
翰凡余之得自有其情可伸眉於古人者獨此市交遊

作聲色洒然爾已矣雖然時人方貴科第尊制義詩賦  
不取以進身而榮名不出于市交作聲無以飾不材之  
容擅謀食之勝余故決然自此謝遺庶幾少酬時人之  
望而終竟古人之志因取積紙刪半存之自壬戌迄丙  
寅得詩賦九十六首名其編曰壬戌詩存藏之笥中

姚天逋詩叙 尹民興

艾軒曰詩芽茁自楚國蓋以風始江漢騷聲三閭也楚  
人以直大激昂之氣洩諸詩歌故能內貢丹心外儀峻  
表靜言哦之穆然懷矣而或曰和平溫厚詩之範也浸

以縹柔為和無統為厚卑樵為溫熟于昆弟親戚之聲  
款而駭詆四域之言者為平又且取暢閒情抗聲雅致  
緬縷脂黛銳競風流啁嘲法言優戲遠論使人蕩然不  
知是非治亂之所存生心發政將工和同篡盜誕以飾  
邪文奸為上策非直言正色為迂勞相漸相清其不足  
以持國理民矣揚乎吾黨之憂也春秋一書繼世而作  
也使二百四十年之臣子如蹈肅霜皚雪之中豈溫厚  
和平四字足以溷蓋斯書者而詩可知焉詩之體嚴所  
以遏鴛鴦貪戾之氣刻之端慤也其為聲也壯震動斯

民之聳聳而泄諸恥明之庭也苞其義叩銅盤者指在  
日也象之鼻告以杵也使人如臨螭龍之淵而不敢褻  
測也夫然後並跼四經始洗天下是亦天下之最尊尚  
矣天逋莊士也其為詩也用巨闕不用琚珮用陰平不  
用蕪舉用狂娟于無用之世不用無非無刺側塞堯舜  
之門誠為楚國之英談而達春秋此詩之遠旨矣或曰  
天逋工杜詩故能制造華妙博應無方予譏焉昔子昏  
文種生不相比也種死昏從海上取種出並駕濤輪激  
揚先後故曰同者不親也者不同吾有以知天逋之詩



矣昔者吾友嘗有大絃也衆焚和天逋沃之介然不變是故天逋之詩庫也夫人有具剛大明挺之氣洩諸文章流諸事業安往而不善美乎譬諸神母飛乳五百道俱墮千子口中豈有計量于其此精一而通固其所哉余盱天逋奔盪此氣於下上之間綏靜黎物何但取暢詩情也

某小吏學詩序之 尹氏興

士苟挾寸長如螫虫始振蠢然欲出汝歌詩滿篋十載楚游寡有知者何也某曰固不願人知也詩迫以求知

則被役我心靈媚人眼孔譬如燈光能耀四遠限以垣隙的然一綫耳世人之眼火不及隙而我之光日縮于近不至火盡薪滅不止矣彼三百篇一特深澤女情夫孤臣孽子以自洩其狂惑之情而亦不知某句和平某句温厚使知數百年後有一魯國男子刪定其詩以為千百世之經恐將斐々雕飾而出亦不能廣心肆志以自造於不可思議之域矣余守此志二十年自酣自暢自顛自狂不喜世人譏彈惱亂此心也予曰大哉汝言推此心以治世孫武之用兵衛鞅之行法李牧之守邊而

子產之治鄭也詩云乎哉此數子者皆置心于毀譽得  
喪之外故能堅守其術以及于成世間小儒不足以謀  
大事者好名之心重而瞻顧之念多也夫子穆然而思  
甯武子之愚也者不知毀譽得喪如彼數子者也嗟乎  
吾安得斯人而與共事天下乎

叙翼子弟詩尹氏典

予與昭弟自吳越旋往也胸中有剛激氣相搏為詩語  
取快意固遵先典一日各出若干首以示邑之詩先生  
先生軒渠曰二子之詩若以鼻職食以口職喚也五官

錯亂予茂觀子之詩矣于是嗒然自廢者閱月久之剛  
激之氣愈多無所傾瀉復抽前吟益破器局兄唱弟和  
左歌右舞始以鼻職食今有寂者皆鼻矣始以口職喚  
今有聲者皆口矣頃之翼子告予曰遂忘詩先生之言  
哉予曰人之為詩若造化之生人也但令精氣滿足其  
口耳濶狹骨肉窳隆氣機率焉而天亦莫之限矣夫魯  
國聖人身橫五畝腰大十圍孰為聖人之榜式彼短小  
者遂絕階聖人之基乎此猶小大長短之說也龜骨外  
出蝦腸隱腦虫翼鳴螿口腹之細及草樹有先花後實

先實而花或不花而實或根天而枝地奇也變也然後造化莫之窮若使腐儒司陰陽朝範一人夕型一物瑟瑟而求之規也而度之造化之息焉久矣翼子曰詩何始乎曰談詩如談兵善夫運用之妙存乎心此古將所以取百勝而亦虞夏之詩歌遂為三百篇之魯祖父也譬諸山水泰山高故能吐奇雲溟海深故能作壯波若以臊穢不潔之胸營度高超淵邈之嚮是猶索波于滄期雲于埳也憶弟始步時日礼大士千母疾將草禱佛百日光克于閨疾以瘳曾受某所金審顧未義迴舟百

里以還之多如此。類此正弟之詩母也夫有姜嫄必產聖稷有太姒必毓寧王內克外章詩亦有然者不聞后稷肖跡于大人康霍求形于西伯也

叙洞庭秋詩 尹氏興

四政迭霸秋底圓盈固天地休豫之會而記曰秋者愁也管氏亦曰秋德憂哀何也蓋嘗諦諛斯言矣穉童之物衆所不材高其柯者拔其本矣毛羽之滿來網羅獸肥澤火焚和天下之害伏于盛好之府者不可一端而竟也以此知履成之難甚于履虎保終之味苦于飲藥

故聖人致其翼也。焉以聖人之才暨智跨天下而何靳  
乃伯禹拜昌言。姬旦報飯沐。夫亦曰堂上之糞不除。則  
郊草不瞻其芸也。橋泄之氣不拔。則百鬼欲毀其成。千  
人共指其仆也。倏也兮。貫日而治。詳終身之如曲列矣。  
何惑乎天地之憂愁。當百寶鄰成之際。我今試盱衡夫  
秋也。萃也。谷明澤鼓。踈果羽毛之屬。烟海獸介。剝車此  
天地之阜績哉。然而淒也。之風其愴嘆矣。肅霜皚也。其  
怕慄矣。氣標以穆然。幽思矣。故曰秋者歲金際歛之氣。  
以勁切百物者也。些菴乃哦洞庭之秋章。三十是義何

居洞庭者水之都居也。龍魚百怪之所昌也。研天浮山  
宜觀夏大舒氣敷和。當逐春蠢秋則將獲其橐矣。些菴  
曰吾于馮閻之壑而存聚歛之神處。奇喬之區而作清  
夷之覲。善夫此目也。夫逐廣大者志蕩。憍而不收。迷魁  
奇者反彞。常而戾類。處至大而拘于至的。臨極險而底  
於至平。非憂愁莫逮此。些菴階麗于盛。差夏而成。抑古  
人翼也。之心歟。憶與些菴舫度岳陽。雷雨大作。余曰可  
為洞庭雷雨詩。不果。今則秋之雷雨者。以替陽秀。宣養  
嘉材者也。秋以黜退。散越修潔。庶類者也有黜退之下

意而後宣養下驕持修潔之粵宛而後退藏入密公握其本予守其剝予遊于瀾而公已綦萬業之能始矣其于天下若工倕旋而靈臺不桎則今之詩鏤璇玕而刀亦不傷者其亦得此意焉否也既昌此目會同詩壇以殷翼逝于丘以為勤行者寡跂矣同姓而發新籟者此菴叔子野臣也異姓而鳴鐘頌鑄者岑嵐袁子也袁子襄陽人豐意氣善家仲又曰秋趨蹌也進而不舍之象也惟憂而後能進也則駸也馬自不能舍矣故晉重重耳之進曹衛生之越勾踐之進會稽生之其處齊秦之艷與夫差前馬而不動其靈臺者真有一湖寒水波澄葉下之意強哉憂乎矯哉秋乎

序秦汝翼詩 尹氏興

秦子汝翼以同鄉出守徽郡當是特徽墨啟汝翼重鞮其琦先匿空山中固深心遠用之夫也逮今十五年孤憤騰驤則取古民怨目以宣洩之如朱鷺芳樹諸什者而汝翼鬻卷愴懃又若怨重于古人天下事不怨不疑不疑不憂不憂不得昔者舜嘗怨慕矣至於號泣疑之至憂之盡也瞽父傲弟朗然心開至以立德格下上怨

之用洋々充滿哉文王一怒拔剪三分暴諸侯匪從美  
里中怨艾疊積何能匄同春震決北宣房即以魯三命  
之爵蹶躄一聖人猶能明發懼心裨輔王鉞何六我儕  
居蒼墨之下受繇併之賤佗々遺々而日莫能大為啟  
折者掩然姚遠古人矣高者天下者地飛者雲蕩者海  
苟致其心一夫雖微天可清也地可成也雲可翔而海  
可晏也惟其弛而弛乎其他即耳目鼻口已失其官何  
况六聯之內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歌哉  
此言心官外徵不足與有為也予知秦子之能大造也

知其諸詩賤擊悅而貴精氣斥優孟而進叔敖先胞魂  
而後胎肱是專求諸心者也心之正非淡々無營者苟  
其正而已雖悽號鬱蒸居貴飄驟崩隅裂地斷水流星  
豈有戾其敷和之孤府者哉予與秦子交勉之勉諸哀  
悽而不可衰隕也勉諸憫壯而不可橋泄也勉諸深慮  
長謨而不枉其靈臺也合絡天地裕如矣詩之云乎

序熊耳臣詩略尹氏與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武成聖天子之命書以自白  
其燹伐之顯績也子與氏未至牧野何緣登下其詞乎

益曰理有獨至不聽于古木有強植不順于天耳臣之詩尚古矣或戾諸或大戰于古甲蒙弓矢取諸靈臺之宮而不借餉餽于他國此為萬勝之藪足其腹乃能用之耳臣之戰古當視其腹夫檀丹沙之穴王公可賓致魚鹽之利東海戒霸焉有窮寒而得百振者我是為角古我分至于堯禘舜古文章矣孟子直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忽然易古之有成我之無忽然變古之無為我之有融古我而納之一型苞天之府囊也三年之後再讀耳臣之詩吾將徬然迷其涯也矣

叙程禹開香雪詩 尹氏興

余來琴水見程禹開迫而儀之祺然羣玉之山阿平不險而又中繩四轍也已出香雪諸新詩眉髯已茂鬢悅妍整以其天度合併其文章亦似沈浸醒賢之精氣而深宿于德禮之廬者攷其先夫子鉉吉氏骨挺天表危步堂皇之上而又程二先生之勝裔宜乎禹開氣燄于清明詞範于方正也古者舉士必于世卿之家為其積美而流光也五臣之祖皆以淳耀惇大弘顯天地之功宜乎苗裔績豐諸夏師望鼓刀于肆伯昌載焉可為選

舉不類矣然而姜姓伯翳之後也儀百物而輔虞廷後  
 世始開茂材異等之科不稽祖德窮陋童昏之輩始試  
 有位吏道雜而淳正不敷難以比隆古代矣高開順遵  
 先德固已洩露於文章使升諸名職用德輔時聲歌之  
 細不足言程二夫子之博施何云不在今日者予方盱  
 衡以俟之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八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六十九

贈序

跋唐子華畫贈邵思善詩卷後

朱升

至正五年吳興唐公子華宰吾邑余客其門相與處甚  
 善也公時時出古今名畫及其所自畫者示予且讚賞  
 其趣予懵於此道故不知嗜好若無聞無見者公不悅  
 其心曰豈其明于他而獨暗于此耶是殆薄吾畫也予



察之稍以留意一日與公同訪提茗廡父壁間有公所  
筆畫四幅予觀而喜之公曰此吾二十年前筆也是殆  
不佳予心計若從公求指其不佳者在某處某筆宜若  
得其概然不欲亟以讀之及再往則捲而藏之矣余素  
與縣東門邵桂堂翁友善其孫攷思善時從予讀書見  
公畫輒悅慕之不瞬目不釋手若予之有味于天地之  
化聖賢之學也公大喜進而教之宦滿挾之歸邵生盡  
棄餘事用能得公之意趣四方聞人稱能鑒識者贈之  
詩文許與交至信乎生之妙於畫矣畫之為道宜求其

似也今日似則不超宜以巧為精也今以拙為右殆必  
自有其說予歲思善舊所為畫數幅假我數年得畢婚  
嫁盡除書生氣習然後袖而出之好山水佳風日中請  
思善指其昔非今是在某處某筆使昔之不得於唐公  
者得之思善亦大好事故第書之卷帙之末以識焉歲  
辛卯九月既望朱升拜手跋

贈陳伯柔序

王禕

有元以來大江之西有二大儒焉曰吳文正公虞文靖  
公文正之學主於為經其於羣經志釐正其錯簡析衆

其疑義以發前儒所未發而集其成討論該洽封殖深  
固視漢儒之顯門名家者有間矣文靖之學主於脩辭  
其於文辭養氣以培其本知言以極其用凡以載斯道  
而傳之世故其羽翼聖教黼黻人文卓然為一代之所  
宗而自成一家之言者也二公之學雖其選庭有若異向  
然要皆聖賢之為道其趨一而已矣後學之士烏可妄  
乎哉方二公之講學也天下學者翕然師之從而遊者  
衆矣而以里中子受業其門者有陳君伯柔焉伯柔之學  
為經則推本于文正脩辭則取法于文靖淵源之所自

誠有不可誣者以予所交二公之門如伯柔者何其不  
多見也於是二公不可作矣故余獲交于伯柔不異聆  
緒論揖聲光於二公之門不知生世之晚也伯柔識見  
高明而篤於自信操志秉節不務諧于流俗遭世故益  
將韜晦不苟事仕進蓋庶幾立言以踵二公之軌躅而  
今年幾六十六既老矣昔者伯柔之遊江東也文靖嘗  
贈之文其言以謂伯柔有志於聖賢之學而二程子之  
學初無同異且極其歸于天德王道之論蓋其望于伯  
柔者甚至也於己今三十年余嘗讀其文而深慨焉前

哲日遠斯文之墜緒猶千鈞之一髮續而承之不其在於人乎伯柔用辟舉而起再調官于越之諸暨夫今之官州縣者第從事于簿書期會此胡足以盡人之所長余故于伯柔復舉虞公之論以為言是則伯柔之所任者其亦重矣而余何足以知之書以識別以見余之知伯柔者固非苟焉而已也

贈岳德清序

蘓伯衡

往歲金華同知潘侯叔聞病目延周漢臣者治之漢臣出入叔聞所余數見之其徒有岳生者未嘗不與之

俱漢臣治叔聞之疾凡針砭湯熨與夫劑之和煮加損一以屬岳生比叔聞病愈漢臣辭歸余亦微赴京師余之叨祿于京師也八年然後得請歸養及歸後人間漢臣則且死矣而岳生者余固忘之去年冬有持胡先生遺岳德清詩示余者言德清余嘗識之余亦不記其為漢臣之徒也歲之六月德清過余相與問勞乃知其為往歲與漢臣俱出入叔聞所者固舊相識也而忘之則余見德清安得不喜且愧哉德清故鄂忠武之裔家于嚴陵採藥浙水東名山奧區往七有其足迹而雅愛金

華之長山至輒眷焉不能去其所至人莫不虛館以俟  
為人治目比有奇驗則德清能傳漢臣之業可知矣余因  
問德清曰人病凡幾證狀何若也德清引古方書言目  
之病甚志大都十七八證而名狀各異又問治之皆有  
術無術對曰唯瞽不治餘皆有治之七術也然則天下  
無不可治之目也對曰然余樹碑曰嗟乎德清生亦知  
余之病乎余目與人同而余獨視不及尋文尋文之林鰲  
黃牝牡不辨此吾友也熟視而勿與揖彼非吾友也拱  
手而迎之以此動輒速讐招刺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

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然余固能決別黠哲美惡真  
贗於尋丈之內為生縱不吾治猶可也嗟乎德清生亦  
知人之病有甚于余而余之所甚患者乎乃者雨不時  
降吾娶以旱溪流斷絕車無所用由是方地千里不問  
高田下田鞠為稿壤黍稷重穡無弗黃而殞矣而肉食  
者若不見而莫之省且督吏若晉日夜取常租之盈其  
視民之少壯者之有菜色老弱者之胥為殍也與督者  
矇者眇者無以異觀其目則非矇非眇者不知此果  
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之人也固朝廷

明文海 卷之六 五  
使之舉錯民之枉直者也生不有以治之其於賢否是非利害曲直廢置取舍從違顛倒錯謬每事類夫此則斯民將奈之何德清謝曰此非目病也苟非目病則何病也對曰此所謂盲于心者也夫人之所病也疾多而醫之所病也道少况乎以心盲之盲責醫目者醫哉則賤工亦安能治之雖然凡人之病必有由來得其所由治之斯愈此不易之道也之人之盲也亦必有由然矣故竊以為苟治之以治阿大夫即墨大夫之術何患其不治哉又烏用吾醫目者為余嘉其辨遂次第其語以

告孫黜陟之柄者且以見余之識德清有素云

贈蔡山人序

宋玄僖

自知其命者而後可以言人之命也豈易言哉富貴貧賤命也壽夭禍福命也命懸乎天也之所為深遠莫測而人欲言其將然無不有驗難矣我故非自知其命者不可以言人之命也蓋知命為君子君子之心不蔽于物而理無不燭理既燭矣于富貴貧賤壽夭禍福一聽乎天之所為而無不樂為既以樂乎已又以語乎人曰富貴命也知命者不溢不危斯可以長守富貴也貧

賤命也知命者不諂不濫斯可以久處貧賤也壽夭禍福命也知命者不偷活不傷生則壽惟其壽而夭非其天也不足欲不蹈險則福惟其福而禍非其禍也斯言也人苟聽之于世教不有助乎夫以匹夫之言而有助于世教非君子其孰能之術數之學云乎哉上虞蔡某山人蚤嘗習進士業試不利即委分田野而無競于時非自知其命者歟中年難於生事乃以五行書推人生年月日所值日辰而有以勸之于其富貴者勸其不濫不危于其貧賤者勸其不諂不濫于其壽夭禍福勸之

以不偷活不傷生不足欲不蹈險為人言命而所勸若是非以君子之道處己處人者歟不然何其不專尚乎術數之學也余久處貧賤者也今年春遇山人田野間聞其言知其有志乎君子之道而心竊喜焉因其微余言故有以贈之

贈錢文則序 高啟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蘓文忠公謂公身坐磨蝎宮也而已命亦居是宮故平生毀譽頗相似焉磨蝎即星紀之次而斗宿所纏也星家者說身命舍是

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後生晚學景仰  
二公于數百載之上蓋無能為役而命亦舍磨礱又與  
文忠皆生丙<sub>子</sub>是幸而偶與之同也二公之名雖重當世  
而遭逢排擯謗毀幾不自容仕雖嘗顯于朝而貶陽山  
謫潮州竄逐于羅浮僂耳之間踰嶺渡海冒氛露而伍  
蠻唇其窮亦甚矣顧余庸<sub>也</sub>雖不能致盛譽亦不為排  
謗者所及况遭逢聖明忝職禁署蒙恩賜還無投荒之  
憂是幸而不與之同也然二公之文章德業赫然照應  
千古而余早罹艱虞中事奔走學不加脩文無可采將

將泯焉為衆人之歸是不幸而不能與之同也噫命之  
所舍既同則宜無不同而何相去若是之遠哉蓋窮達  
得喪由乎命智愚賢否存乎人存乎人者可為由于命  
者不可必世之人常以不可必者責于命而不可以為  
者責諸己所以多自恕而倖得也若二公者其道同其  
文學同故毀譽窮達有不必其同而自同則余之不能  
與之同者蓋有在也而豈命之罪哉小陽錢文則能推  
星以言人之禍福無不奇中士大夫多稱道之將遊湖  
海徵余言為贈因書所以自警者貽之且使遇夫自恕

而倖得者告焉文則讀書好脩善鼓琴斯直其餘事云

贈鄭顯則序 方孝孺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于奇怪樂敷暢則主于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為達好奇以為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為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之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為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

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于衆人而惟詞之脩安在其為奇也哉日月之在天濟于東而行于西昏明于晝夜盈虧于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之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為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為哉至于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為明也微矣近代文字有好奇者以誕澁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為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



雖不足為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顛則與焉顛則為文不好為奇而亦不流于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于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顛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以自見于世其崇且大者可期也况于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與文教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顛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于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贈王仲縉序 方孝孺

飢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騫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也君子也衆人之所為切于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為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蘓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偽吳張氏宮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

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坟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為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弊褐羸童野雀出入于煙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

明斯道而淑末世猶能如是况夫君子之希聖希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為迂仲縉告余曰恐其沮于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為學之足恃而益使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贈金溪吳仲寔序 方孝孺

道本于人心非幽深玄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說惑之耳之古為邪說者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其心亦自以為異於聖人之道故其說易攻而智者不之信後世之

為邪說者其言與術皆異至于問其名則自以為儒問其所宗則以為得聖人之傳故智與愚者皆溺為聖人之道載于經可知矣未嘗使人求道于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沒明道者莫過于子思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未嘗為窈冥渺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說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嗚呼是果道邪以聖人之智睿七十子之偉傑其過于人亦遠矣然而必學于詩書禮樂六藝之

文至于終身而不厭彼邪說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于吾心俟其頓明悔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耶且經之作何為也聖人思己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令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為聖賢則邪說者果勝于聖人也耶棄書語絕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于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于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于聖人而曰聖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惡也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

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為墨楊者不諱其名為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隨以定其為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于名是而寔非異端其寔而聖賢其名此士所以從之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今有人焉棄稻黍而噉橡栗雖無識者亦知其為愚矣棄孔子子思孟子而不師而求異端之似者孰為其智耶金溪吳君仲寔儒者也學孔子之思孟子之道而不變于流俗者也其為學甚富其為文辭甚達是皆彼之所棄者而吳君獨盡心焉余慕其善

為學也其自京師將歸故論邪說之害以贈之俾告其鄉人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謂余言為然者其有志于道者乎

贈順慶太守章弘載序

汪偉

今縣州府官之長皆知名而別以所理知之為言主也蓋謂一府一州一縣之主耳家之長俗亦曰家主謂之主一家之責萃焉老弱僮奴有供養衣食隣里姻戚有吊慶公上有賦役祭祀賓客嫁娶死喪有需至於備早災禦外侮訓子弟皆主責也果蔬雞豚之細一失其

理則為家之道有缺而它人不任其憂主之道其難如此積家為鄉積鄉為縣積縣而為州為府勢雖殊其為道一也所主愈大則責愈難一物不得其所願惟主是望不能為之主則彼將自為矣夫使人自為主此天下之所以能也飢寒莫之恤于是劫奪之計行焉爭訟莫之理于是狼戾仇賊之惡成焉強莫之制而弱莫之植于是任俠武斷之俗興焉是皆無主之弊也嘉靖二年冬南京勲部郎中餘干章君弘載陟四川順慶府順領二州七縣地蓋千餘里戶以萬計者不知其幾而一旦為

之主儼然位其上而任其憂豈小寄哉章君以名進士任郎署清慎之操樂易之行積有名聲且博學而文以儒術飾吏事古之稱循良者皆然為主之道固不外是君優為之矣瀕行其同寅司務暨子部諸賢合辭來請贈言且曰故事也不可辭作主說以貽之

贈太學生石大用序 陳敬宗

太學生石大用薊州豐順縣人自邑庠生登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強力植志務學不少自銜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為人正統甲子夏祭

酒李先生困首木于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先生毫  
昏弗能勝大用感然號于衆曰師猶父也師父罹艱而弟  
子奚忍坐視大用察衆志不與己合乃退去閉戶疏奏  
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弗聽大  
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眷令况師乎亦弗聽竟  
挾所奏走謁銀臺銀臺難之且惧之以法大用曰生以  
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過遂以其請  
聞于上蒙並釋之于是在廷文武縉紳莫不嘆息曰此  
前代之所僅有而今世之所絕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

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楊城坐送薛約貶  
道州刺史太學何蕃李儋王魯卿李儼等二百人頓首  
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涕泣  
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  
昔李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  
可復見乃在今日今大用卓上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訖  
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  
得通與大用誠意悃悃能感動天聽排釋艱困於時刻  
之間則其賢似有過于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五倫而

五倫弗得弗明故于三事之道均爲凡天下之爲師爲弟子者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爲教無寔德弟子之爲學無寔心上下名分依稀典故而已而于三事之道視之爲虛器爲固無怪其不可復見也先生秉仁廸義凡所以施教于太學者無非寔德太學生恒二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美者甚衆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于大用之素稟然亦先生導訓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於陽公大用之于蕃守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

爲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題擢京闈鄉試高等說者咸以爲積善之報理或然矣是用播諸歌詠以爲後世名教勸詩曰有偉石生義激于衷陳厥悃惴徹聽宸聰帝曰釋茲復厥章服用顯名教維新化育簪纓貂璫爰及儒紳合詞贊頌卓哉斯人樸樸菁莪多士攸同翹楚錯薪穎脫奏功維初倡義衆且望之爰播頌聲能弗泚頽三事道均云胡弗尊茲焉不篤慙負聖門師道爰圮延平植之陶煦醇懿明効在茲左右高徒前後國士衆人之中大用崛起山有

鉅材羣木蔽之貢珍明堂公輸怛怩天祐善類靡德弗  
報顯擢高科斯文有耀昌黎紀傳集賢致書我作歌詩  
永揚令譽

贈梁先生助教國子序 岳正

君臣主義父子主恩。義兼主者師生也。先生不作大道  
就晦君臣之際輔以典刑而或者罹刑以傷義父子  
之間本乎天性而或者違性以賊恩。彎弓而向羿搃戈  
而叛何者又烏足怪哉。以今言之在上者提符信執教  
條臯比而坐以名先生于堂上在下者服章縫扶書冊

驚序而立以稱弟子于階下。此天下學校之師生也。徒  
以勢力假合而強為之。辨耳夫選一郡一邑之賢俊而  
聚之一宮。有勇者有智者有巧者有能言者有尚氣而  
無所撓者。其才氣之美固有不同者也。臨之以勢齊之  
以法。可以使其面從而不能得其心。從可以使其貌服  
而不能得其誠。服為之師者不其難乎。順天府學。仁之  
宗也。而設于京師。京師之大賢才之淵藪。士之游其地者  
得於耳濡目染之餘。所謂智者勇者巧者能言而尚氣者  
蓋有不問而知不習而能者也。毗陵梁先生惟介轉自



武學教授來司厥政談者率謂為凡京學當從事于精  
 練勤敏之間者苟約束不嚴教條不密則貴游貨瀆有  
 以間之未見其可也先生方一切去之旦暮坐堂上而  
 操其要領真率任意澹若無所猷為者然而智者忘其謀  
 勇者失其強巧者閉其能言者收其辯尚氣者更其勁  
 直而為和順彼此不忌而上下交好懽然其思截然其  
 義何其盛也今年先生陞助教國子京學諸君不恐先  
 生捨己以去相率以情諭之于余故述其所由以為  
 先生贈云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九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七十

贈序

贈段可久虛澹

今之縣令古百里侯也於民有父子之道焉於吏有君  
 臣之道焉於學校有師弟子之道焉士之筮仕即得百  
 里之地有數千戶之民以君之父之師之亦可以行其  
 志矣然世之仕者往重內而輕外一登科目即視州

縣如陷阱然惟恐己之不幸而或墮焉之人也豈慮其  
 職之未易稱耶民之未易化耶吏之未易馭邪政事之  
 未易脩舉邪曰皆非也政以其胸中之勃七然未易平  
 平耳雖然領郡輒無色之皆官有詞豈獨今日然哉唐府  
 帥見大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郊迎令  
 狄垣刺吉州謁見齊映從容步進不昧首戎器即以得  
 譴夫府帥之見大府刺史之見觀察使尚爾則縣令可  
 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遇霖潦瞻馬  
 首俟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興既興館拱手立座下

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  
 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首簿同安未聞其以驕  
 蹇得譴于時及考其所以致譴者乃以闢異端忤權貴  
 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分之所當盡是非之公不  
 容昧可以理屈而不可以勢誣耶予友段可久少負奇  
 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為人不肯媿阿隨後舉  
 進士即以病得告家居其于富貴利達蓋漠如也今不  
 得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山縣嗟乎可久豈百里之  
 才哉雖然以大才試小邑如以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

不患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十步之候不患其不中也  
可久行矣其尚明理以御氣每若小丈夫然積勃也  
者于胸中見悻悻者于顏面于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臨  
勢利之際則厥角稽首之惟恐後其為科目累也大矣  
予托交可久相知最深于其行慕古人贈處之義方將  
有所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率諸交游屬予文以華  
其行遂文以贈之可久得無吾言乎

贈書菴劉先生序

柯暹

凡有形于天地間皆物也在天之明而有常者日星在

地之大而莫測者海嶽若風雲雷電之變動雨露霜雪  
之降布草木鳥獸之蕃育蛟龍魚鱉之潛藏于其間不  
可勝計使一人窮一物而盡之曰不能況衆物乎使一  
人窮衆物于一隅曰不能況際天極地之廣乎使一人  
窮天下之物于一時曰不能況自今而古千萬載之既  
往乎舉天下之人皆曰不能無敢誚也吾儒以典籍貫  
古今以知識窮造化聖經賢傳粲如日星三綱五常重  
逾海嶽事也物也不止于有形有色變動降布蕃育潛  
藏之可以名言者皆當知當行其為道大矣其學也難

矣天下以儒名者多求其能知之盡而行之至者寡吾  
 夫子以一貫之律天時襲水土正古今考三王而不謬  
 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信乎其道之至大而學  
 之至難也入其門者孰不欲其造極既出則或岐而二  
 之如徒見日之明星之繁山之高海之浩瀚而無津莫  
 知適從在當時者且不免况愈久而愈遠乎今之學者  
 有見于斯昭<sub>也</sub>之多一撮土之多一卷石之多一勺之  
 多而謂天下之大足以盡之不求其至焉者自大也有  
 見于覆載之間所以明所以變化所以降布所以莫測

而蕃育而潛藏而謂天地之所以大古今之所以更非  
 可歷可終而亦不求其至焉者自小也然不知懸象難  
 知而樞極有定疆域難知而道路攸通萬事萬物本乎  
 一理由方寸而彌六合其有形如高下淺深厚薄多寡  
 輕重大小長短之可定名其無形如枉直順逆張弛通  
 是<sub>塞</sub>非當否之不可淆雜者坐而求其至皆可得也顏子  
 孟子善學聖人而至于卓爾躍如之地宜有見焉世無  
 顏孟為之弟子無孔子為之師其先得夫大者遠者加  
 于衆人衆人之師也示其極使知天之所以為天示其

道路使知地之所以為地截葉而汗漫者為之梯航使  
從其游者亦馴至夫遠大之域夫豈易得哉文陽為海  
內名邑三尺童子莫不有師一時之稱為師者衆矣獨書  
菴劉先生以家傳詩書兩經窮極底奧進則得售于有  
司退則見師于鄉邑凡造其門必充之有得出而投  
科躋顯者項背相接宣德甲寅余因中書許公得延于  
公署擇縉紳子弟之可教者從之先生嚴規矩正梯航  
以成就後學為己任小大井井問無不知惑無不解其為  
師誠不易得也若長若幼樂于相從不欲須臾去左右

茲以歲暮將有事于先祠告歸余子蔓薰偕二三子恐  
遂棄也請余告留余因記宦途三十年乘載江湖間操  
舟得其人則風濤不驚津涯可指不得其人則行不安  
食泊不安寢覆中流而幾喪思向之能安吾乘者猶切  
切不已矧諸生方銳志于學正游汗漫迷窠區之時得  
示以道路指其津涯胡不思所依歸而崇重也哉先生  
以孔孟成人之善為心知諸生之可教必不待余言而  
後不棄也先生曰然諸生欣然拜送之葛山乃別

贈太史羅先生序 邵竇

太史南城羅公以疾在告既愈而將北上也予適視學  
建昌之宜黃道于其里因預為公餞公二從子城里以  
諸生侍公起如內予問二生公道所由城曰由浙之之  
道坦然而迂之不勝坦其將由之里曰由江之之道疾  
然而險之不當疾其將由之既而公出予以問公之曰  
彼意之耳斯二道者吾皆不及也夫浙之道坦矣而迂  
吾嘗由之迂非吾所惡也江之道疾矣而險吾嘗由之  
險非吾所惡也然而今之行顧皆不由焉吾將由鄱陽  
出安慶渡江而北道楚陳魯齊趙以至于京師蓋為道者

三千餘里計其所經濟淮河沁吾將濟焉嵩行恒岱吾  
將望焉其歷代帝王之都聖賢之里神靈英傑之祠墓  
吾將謁焉其殘碑斷碣倚壁而卧庭者吾將讀焉其平  
原沃野為古井田吾將考焉其名城望邑為古封建吾  
將覽焉其高巖絕壁為古閔隘吾將徵焉其大陵崇丘  
為古會盟之壇其長坂廣谷為古戰鬪之場吾又將吊  
焉賦焉聞者采之觀者圖之可獻則獻可錄則錄行焉  
而觀之焉而學之焉而資吾用不徒然也昔者吳季札  
之聘漢司馬子長之游于今為勝稱之不衰吾嘗壯之

頃雖西走閩陝東涉瀛博南經婺越北抵并冀足跡半天下而獨遺中原譬之語道者遺孔孟談經者遺禹臯論世者遺唐虞三代君子不謂之知也吾于是憾焉故雖迂于浙險于江吾必由之吾且老矣舍是不由其將焉待哉予聞而笑曰公之于世誠熟矣竒以為文危以為行四十始仕七十六有年尚未徙官吾固知公之不畏夫迂與險也雖然中原之道天下之達道也其所經誠有如公言者公歸天子所進脩願問退而代言且執筆書天下事君之職也有所不對七必以大有所不制

制必以正有所不紀七必以直七也正也大也天下之達道也其為公之中原也大矣而是行不能無資焉雖迂且險公亦何憚哉因聞道而得贈公之說二生者識之吾將徵公矣

贈教諭林以永序 張詡

道之弗明他岐害之也他岐云者凡影響附會創為臆說以亂聖人之道似同而定異使初學靡知所從止者皆是也今夫釋老申韓楊墨之為他岐也人七知而遠之至于以儒名世而學之之差弗覺其言之蓋此其

為他岐而人匪徒悲乎弗之知也因而惑于其<sub>言</sub>遂併以  
聖道為然終身俵<sub>亡</sub>然不為冥迷之歸者或寡矣昔人  
以孟軻之功配禹豈不曰救人心甚于救人命也於戲  
茲豈細故也哉姑舉昔儒所為道學體統者例之其言  
曰所謂道學者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噫  
然則然矣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中庸曰肫<sub>亡</sub>其仁  
淵<sub>亡</sub>其淵浩<sub>亡</sub>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  
能知之孟子曰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矣孔門三千之徒而德行一科惟顏閔

數子可以當之由是觀之理果易窮道果易行耶又曰  
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夫精義入神非聖  
人弗能也學造乎聖域矣安事行與力為邪若是所謂  
影響附會創為臆說以亂聖人之道似同而寔異者也  
而又何必釋老申韓揚墨然後謂之他岐哉莆田林有  
年以永清修好古有志好學者也家貧母老以鄉貢進  
士起家領教蕭山嗣補予廣之東莞來從予遊者數年  
矣予未始一言以及古人造道之妙非靳之也誠懼夫  
學非自得則徒益口耳亦姑待其徐悟入耳今以九載



秩滿北上其學徒林子逢陸宗政輩干文以贈先是  
永以新刻正學楷梯遺予以深懼其自畫弗等而上之  
求之六籍四子以契之吾心探淵源修大業而惟區  
他岐之是惑也聊以一言破之

贈吳獻臣赴成都序 李承箕

無懂也無將迎渾然端且恪其存心有如此者惟正之  
從不合故迹不同流俗其事也有如此者矯也暨也不  
畏萬強不欺一孱其合世有如此者此治世之大人也  
斯人而居治世位必高祿必厚人皆以為儀刑而瞻依

者也崢嶸以為高辨察以為明其存心有如此者仁焉  
而煦也義焉而予也其事也有如此者熙也而來攘也  
而往其合世有如此者此濁世之大人也斯人而居濁  
世位必高祿必厚人皆以為儀刑而瞻依者也吾嘗以  
為不主彌子而得衛而不與射者比而得禽獸古之聖  
賢如此而始如此而終如此而富貴如此而貧賤吾將  
與之醉飽乎仁義光明乎聞譽遊遊乎霄漢出入乎古  
古今舍此則無所用其力矣吳君獻臣以成化丁未進  
士為順德八年陞四川成都府同知成都領州三十有

一其為人所景從宜亦多矣况今治世之獻臣將不為  
治世之大人乎僚簿武寧張如玘請文贈予忝知獻  
臣舊故以為言

贈尚寶司丞沈廷美序

張弼

中書舍人東吳沈廷美遷尚寶司丞有議者曰廷美才  
猷器局可任劇曹可執邦憲可牧大郡可幹大藩可叅  
大政昔者以其藝文俾典中書用一而遺八九論才者  
猶惜之今以之守夫天子璽符重固重矣無乃枉其所  
抱負蓄其所設施乎駕部郎張弼聞之曰過矣過矣昔

東臯子申齊金婦皆橐千金周行西北以購良馬逾年  
遇一駿于甘涼間競欲得之反面不相能東臯子申曰  
吾欲得馬以利戰畏敵國之大事也是馬力充胆雄足  
無岡陵淖澤日無矢石艾矛視千里猶舍埃負金甲猶  
輕繻舍是殆無馬矣子欲何為而攘我也齊金父曰吾  
之用馬也入則駐蹇坡押僂仗出則駕玉輅騁天衢必  
銜不妄振吻不妄歎蹄不妄投折旋中度罄控有儀豈  
徒以其色純其德良其力充不駭不擾而已哉吾聞馬  
孔多舍是無馬矣東臯子申曰啼是觀美之具奚以競

我乃共質于伊文子子曰仗衛之儀擇其精行陳之間  
用其粗具其粗者百一具其精者千一精麗具者萬一  
選萬而得一不以歸乘輿之奉乎無以易矣由是齊金  
父奉馬以獻咸服伊文子之善論馬也不以廷美幹名  
藩牧大郡執邦憲理劇曹叅大政者亦猶是耶議者帖  
然下意夫天子左右必才具衆長緩急有濟與當一面  
領一事者殊科此是美之遷用人者沉思却慮而然膚  
見唾議能知之乎雖然人之才也勉而脩日宏滿而弛  
日削廷美其容自滿乎嚮用駸已何所不至也是為贈

贈鑄印局副使陳啓易序

張弼

昔秦使九方臯相馬報曰北而黃往視之牡而驪焉至  
天下之良馬也蓋得其精忘其麗耳流俗論人者徒以  
地望言豈知人者哉是故高官大爵輒謂其賢且能否  
輒愚之其惑甚矣農畝之秀山澤之癯屠沽之傑其才  
智豈果盡出高官大爵之下耶如京師百職所萃豈果  
皆需才也耶以此論人失之遠矣金臺陳啓易在禮部  
為鑄印局副使固卑官也吾與之交不計其何官但知  
其于書深六義于画入妙品清縟耳于接人恭而弗蹈

和而弗隨耳守其職確勤耳庶公耳事上官順而不屈  
 臨下戚而有容耳雖然吾與啓易亦得其麓得其精者  
 中書舍人李應禎乎蓋啓易自少隨伯父通政公于南  
 京又嘗從師于姑蘇應禎與交久嘗許其孝友端諒有  
 仕才局副使非其志也蓋有待也此吾未足以知之然  
 而啓易嘗以墨妙遇好友輒與寫神將恚得其精乎游  
 戲事不得其精固未大失然啓易亦嘗觀人于麓乎否  
 也其同局盧大用輩欲予有言以表其長宣其鬱噫安  
 得九方臯之術以相天下之士哉不勝為啓易發鹽車

之嘆

贈餘干章幹卿西還詩序 謝復

今年春餘庠士章君幹卿同志葉君本深侍其師胡君  
 耒臣以春秋游祁門求益充其所學既有得將告歸祁  
 人游餘干者若予從弟宣輩辱諸君愛且厚臨別求能  
 詩者送之行且索予詩併微言引諸首予惟春秋魯史  
 舊名吾夫子脩之以垂憲萬世者也漢興始以三傳置學  
 官迨厄于王氏新說庠序不以設官貢舉不以取士後  
 世學者遂以春秋為疑書而不之講北方學者尤加甚

為在江南惟吉之安成蘄之麻城廣之東莞併徽之祁  
門凡四處獨擅名予初人也詣得以其源流言之祁本下邑未  
始以春秋鳴勝國時先正環谷汪先生始得聞吾紫陽  
朱夫子之學於其大父東山居士紫陽夫子一傳為勉  
齋黃氏再傳為雙峯饒氏東山嘗學于雙峯而先生寔  
嗣其傳故其學為有源委而以春秋領鄉薦明年會試  
與主司議論不合退而纂輯諸家疏義以詔後世及先  
生沒而其傳泯焉後五十年當皇明永樂之季復得予  
先外祖居易周先生為能推明是書以教學者繼以是

經中禮闈而祁之春秋始復振舉又三年為宣德丁未  
適劔江孫曰讓以其外父右厓吳公所傳中山李氏之  
春秋來掌學事而中山蓋得于朱子門人張主一之再  
傳與吾環谷之所傳者同出一源自是業是經者擢巍  
科躋膺仕後先相踵而祁之春秋遂顯名于天下與安  
成諸處相頡頏矣遠近來游之士日衆以文行事功著  
名者亦徃已<sub>仁</sub>有之而擬科筮仕特其餘事耳諸君子才  
智過人後游日富且不自滿假沂流而上歷三百六十  
灘忘其險阻以所學來就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第未審

其所學者將踵環谷之貴躅、漱紫陽之餘潤、上邇洙泗、探夫子筆削之旨、以經世乎、抑從時師之說、兼傳帶比、絺章繪句、以取科第而已乎、吾不得而知也、今以所聞、歸而求諸方策之間、與餘庠多士、互相磋磨、日益求其所未至、其必得其說矣、安知餘干之春秋、不由此而盛、與江南專是經者、相望而起乎、此僕之所私、而諸君之所當勉也、若夫惜別、留連之意、則詩人言之備矣、予奚贅。

贈周瑩歸省序

王守仁

永康周澄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自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之、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于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于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于吾、周生悚然、有問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于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瑩愚

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為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  
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  
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  
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  
乃舍貨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  
此也何必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  
于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  
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既得其方也子之志  
欲至于吾門也則遂至于吾門無假于人子而志于聖

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于人乎子之舍舟從  
陸捐僕貨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  
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  
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  
未覩乎爇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  
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  
之再見

贈鄭德夫歸省序 王守仁

西安鄭德夫將學于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為禪

學也復己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于陽明子之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于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于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于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于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與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于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其心之于道不

能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予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于道不能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辨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為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為書其說遂書之

贈陸原靜序 黃綰

夫世所謂豪傑之士者道淑于真見行高于獨成其于



人也可以從可以無從亡之為苟同可以違可以無違  
違之為立異蓋此歸者道焉耳夫奚求其他此君子所  
以見道而成行也陸君原靜其庶幾陽明先生如景星  
鳳凰夫人能知之也乃為當路所忌言官承風旨交論  
其西江軍功為冒又以其學術為偽異說喧騰人莫敢  
論君獨抗章上言自引為門人而弗辭人或尤之曰吾  
求天下之理安而已毀譽得喪吾安能知至吾皇上典  
禮之說如日月行天夫人能知之也而當路力主異議  
欲考孝宗人爭附之雖平素號為君子皆歎然風靡道

路以目莫之敢異君乃本公羊氏說上言欲考武宗既  
而悔曰吾過矣吾過矣欲請改之尋以艱去迄釋服未  
京適修明倫大典書成君耻其言揚于冊而弗韙也乃  
上章自訟人或尤之曰吾求天下之理安而已毀譽得  
喪吾安能知若君者真可謂違衆獨立有過能改歸于  
道而不流于俗非豪傑之士能與此乎夫自世教弗明  
人以誦說為學而弗知因心推孝即性求理徂世儒之  
蔽陋失變通之時宜迷謬乎心非一日矣且人之秉彝  
極天罔墜悔悟之機自君啓之天下之失其性者孰不

戚也然而曰吾過矣吾過矣於乎童而習焉長而信之非信之罪也習也始而非今而覺之而悔之而改盛德也此君子所以見道為有功矣歲六月吏部以君補南刑曹副郎將行過予言別書以贈之且將白君義於人云

贈王汝中序 黃綰

王汝中選南京職方主事將行同志之士請予贈言予來汝中而謂之曰予學于吾陽明先生有言矣聞先生之言亦熟矣亦聞西方之學有顯宗者乎即其宗而顯

之斯無弊吾學豈西方比哉亦有可比者不得不為吾子言之夫良知者固吾先生之教也然亦知獨知即良知亦吾先生之教乎昔者堯之授舜初無別語但曰允執厥中而已舜之授禹則加教語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即道也道何在哉在人獨知一念幾希故曰道心惟微道而用之則有過有不及此惡之所由生也故指其用力之方曰惟精惟一精者思也一者道也思得其道則無過無不及矣故曰人心惟危所以戒而謹之夫道心人心一也以一心而精之一

之此萬古道統之真傳也孔門致知格物之訓克己復禮之教曾子思慎獨之旨孟子乃若其情之說皆本諸此至于宗儒學之始皆假禪為入門高者由其上乘下者由其下乘夫禪乃出世寂滅之事視吾聖人經世之道不啻天淵之懸絕蓋聖人之道皆準天地之生上自然不爽者為之建立故其言本體也則曰易有太極皇建其有極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其言用功也則曰必有事焉學有緝熙人必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然禪皆以空為本故其言本體也則曰四大非有五蘊俱空其

言用功也則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上所無上無上無其分二乘但有自然勉然之不同其自然者知其空而空之其勉然者必持公案而後使空之故由二乘而來者豈能頓然舍空無哉所謂語焉不精擇焉不詳者也故其論戒懼不睹恐懼不聞也則曰心體之虛無原朕兆雖在諸已亦有不得而睹不得而聞者是謂無極太極之妙此學問之所由繆也殊不知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人所不見乃已所獨見獨見之中有天則焉由之而行所謂闔然而日彰者是也反之所

謂的然而曰亡者是也又其論無聲無臭也則曰心若起意則為有聲有臭心不起意則為無聲無臭則為無思無為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殊不知聲臭即云聲色皆指其外者而言意必固我皆指其邪者而言心之官則思之則得之不思不得之者得其中得其道而已既得其中得其道即已止于至善過此又何思何為何意何必何固何我哉于此而復有思有為則皆外而邪矣所謂差之毫厘繆以千里不可以不辯者也夫獨知之有知覺乃為良知之而思乃為聖功之本此乃聖學宗

旨之至要在今日之所當速顯者于此不顯則學非其學卒皆無成駸乎入于邪罔蕩不可救其為弊可勝言哉汝中苟于此不爽則吾人之學真足以傳天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于先生之道豈不有光哉予于是以贈之



